



天籟的呼喚

在我沒有寫下我的故事之前，我必須忠實地告訴我的朋友，我要把英·夏絲蒂·白朗的名著「簡·愛」中的一個故事移爲我之一部，這樣，便更能加強我的故事底珍貴意義。同時，更足以證實人類心靈的息息相通，一如人類與佛心的脈脈交感相似！

上官慧劍

孤伶的，可憐的，完全缺乏人類同情的小小的簡愛，在一次生命向自私，殘酷的搏鬥中，脫離了革特謝德府，被送入羅沃德公益學校——一個被人類遺忘的小女孩集中營，接受了吝嗇的，飢餓而冷酷的教育。這女孩，倔強，堅忍，同情，自尊，於是她從學生的八年生活過程爬上了教師的地位；然後她在報紙的廣告欄中又尋到了她另一個保姆的工作，她到了「桑恩費爾得」做一個沒有母親的女孩阿戴列的保姆，接受了每年三十英鎊的工資；在這裡，她被一個四十歲堅強的，她感覺她心靈也愛他的羅契司特爾——她的主人——阿戴列的父親——愛上了。他們互相在愛情中感受，當他們發現他們的愛已混合溶化到不能再作分解的時候，也同時發現羅契司特爾已有了一位隱名的精神病狂的夫人。她在教堂的婚禮

中被擊倒了，是法律的尊嚴擊倒了她的尊嚴，她於是在當天的夜將拂曉時出走，盲目地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地方。

五天後，她消。磨盡她肉體生命所能支持的潛力時，被一個「澤地谷」地方的小女主人狄安娜救起，然後，被女主人的哥哥聖約翰——傳教士——送到英爾頓——教區——鄉村小學當校長。在這個過程中，聖約翰又爲小小的簡·愛小姐傾倒。而且在血緣上，她發現他正是她母親的哥哥的孩子，因此，她在沒有完全遺忘，或者可以說在一絲沒有割斷了羅契司特爾先生給予她淨化的愛情之前，又被捲入了另一場愛的鬭爭。

×××
全屋都是安靜的；因爲我相信，除了聖約翰和我之外，別人都去安息了。一支燭光將滅，屋裡滿是

月光。我的心跳動急速；我聽到心跳。突然一種形容不出的感覺刺透了我的心，使它停止跳動，於是立刻傳到我的頭和四肢。這感覺不像電的震驚，但却同樣鋒銳，奇突，驚人的；它影響我的感官，彷彿它們以前的極度活動都不過是昏睡，現在要從這昏睡狀態被召喚並強迫叫醒了。它們起來期待着；我的耳目都在等候，肉在骨上戰慄。

「妳聽到什麼了？妳見到什麼了？」聖約翰問。我沒有見到什麼，但是我聽到有一種聲音在什麼地方叫：

「簡！簡！簡！」——再沒有別的了。

「哦！這是什麼？」我喘氣。我原可以說，「這在什麼地方呢？」因爲這聲音似乎不在房內！也不在這所屋裡——也不在園裡；不是從空氣中來的——不是從地下——也不是從頭上。我聽到了它——在什麼地方，或從什麼地方來，是永遠不能知道的！這是人的聲音——是熟悉的，心愛的，很記得的聲音——是愛德華·費爾肥·羅契司特爾的聲音；是在痛苦與悲傷中，凶猛，奇異，而且迫切說出來的。

「你來了！」我叫。『等待我！哦，我要來！我飛奔到門那裡。向過道裡面看：那是黑暗的。我跑到園子裡：園子是空的。』

「你在哪裡呢？」我叫道。澤地谷那邊的山輕微的送回答話來：「妳在哪裡呢？」我傾聽風在杉樹間低低的嘆息；只有澤地的幽靜和中夜的沉寂。

兩年了，數百里外，費爾肥府被瘋人放一把火燒成一攤灰，瘋人自己燒焦了自己，羅契司特爾

從三樓頂爲拯救別人生命，而燒瞎了眼睛，被屋樑壓斷了左臂，他整個完了，他把自己關到一個荒涼的芬丁地方一所古老的茅屋裡，讓自已永遠隔絕世人，因爲他喪失了觀察世人的眼睛，他是孤零而不配生存在群衆中的殘廢者啊！

幾天後，小簡愛終又回到殘廢的羅契司特爾身邊，她割斷了聖約翰對她的要求像割掉了一塊肉瘤一樣地割掉了他，她安寧地而且心願地成了羅契司特爾小小的可愛

的夫人，引路的小孩。『幾天前，不，我可以說出日數——四天前，是上星期的一夜間，有一種奇特的心情：悲痛代替了瘋狂——悲哀代替了歡愉。我好早就有這種印象，以爲既然到處找不到妳，妳一定死了。那夜已晚的時候——或者在十一二點之間——我去休息之前，我請求上蒼，若是他認爲好的話，可以快把我從這種生活中帶走，使我到未來的世界裡去，在那裡還有和簡重逢的希望。』

『我是在自己房裡的，靠著開的窗子坐着：覺到溫和的夜間空氣使我安慰；雖然我看不到星星，而且僅僅了一片朦朧發亮的輕霧，知道月亮的存在。我渴望着妳，簡！哦，我靈肉一同渴望着妳！我又苦痛又謙卑的請問上蒼，我孤零，受難吃苦的時間是否够長；可否不久再嘗一次安寧與幸福。所受的一切我都應該受，我承認！我不能再受了，我懇求；我心的全部願望，不由己的從我唇上用這樣話發出：「簡！簡！簡！」——羅契司特爾先生望着香茫的天空戰慄地說。

『你高聲說出這話嗎？』
『我高聲說出，簡。若是有人

聽到我，他會以為我瘋了：我用這樣瘋狂的力量說出這話來。」

「這是在星期一晚上，差不多靠近中夜的時候？」

「是的；但是時間沒有關係：以後發生的事是奇怪的地方。妳要以為我迷信——我是有些迷信，以前也總有，可是這是真實的事——至少我現在敘述的我所聽到的事是真實的。」

「在我叫『簡！簡！簡！』的時候，一個聲音——我不知道這聲音從什麼地方來，但是我知道是誰的聲音——回答，『我來了，等待我；』過了一會以後，順風低訴着這樣的話：『你在哪裡呢？』

「若是我能夠，我要告訴妳這些話向我的心所開展的思想和畫圖；但是我所要表現的却不容易表現。妳看到了芬丁，是埋在濃林中的，在這裡聲音沉悶的落下，沒有反應就死去了。『你在哪裡呢？』這話似乎是在山間說出來的；因為我聽到有山反送的回音重複這句話。這時巨風似乎更為冷靜新鮮吹到我的前額；我可以斷定，在什麼荒涼孤寂的場所，我們是相會了。在精神上，我相信我們一定相會了。在那時刻，妳無疑的在無意識的熟睡着，簡；或者妳的靈魂離了軀殼來安慰我的靈魂；因為那是妳的聲音——和我是活着的事一樣確定——那聲音是妳的！」

讀者，是在星期一晚上——靠近中夜——我也聽到那神秘的召喚：那正是我用來回答的話。我聽着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敘述，但是沒有洩露出什麼話來回答。這種事使我覺得太可敬畏而且難解了，不能告訴他或加以討論的。

……

——另一章才是我底自己的故事，親愛的朋友，它是和簡、愛故事形式不同而原則相同的心靈反應。

××× ×××

有東方根源的戰爭和北方根源的戰爭，挾着暴君焚城的瘋狂向我底十四年前，可憐的荒涼而貧乏的故鄉掃蕩！

人們弄不准它來自東方，抑或來自北方；也不管它為紅色帝國的弓箭，抑或白色帝國的尖兵；它們都直接以戰爭奪取人類的生命，以謀略壓迫人性的退却。

「掃蕩！掃蕩來了！掃蕩！掃蕩！」

「逃啊！逃亡！逃亡！哦！哦！——」

當白色帝國主義者尖兵的刀尖穿過這古老的村鎮的胸膛之後，而紅色帝國主義者的弓箭又射進這裡人們的心腔；天色慘白而無光亮，天空懸掛一張難忍的白色底太陽的臉，這是個深秋的時節，我想我故鄉的地層下也許在春天就為不知來自何方的魔鬼埋下了定時炸彈。轟！這炸彈開花了，這裡每一個有生命有感覺的東西，便如這村鎮地層上的泥土般，被炸彈的威力帶到！

不如說扔到——任何可能散飛的地方。可憐的離亂中難挨的生命啊！「掃蕩！掃蕩！逃亡！逃亡！」

他們思想中充滿着它們無形的屍骨。

這裡的人們，在早餐之後的一陣來自天空的冷緊的槍聲裡，什麼身外之物都任它去了。扔下別人，或者是父母妻兒，便帶着瘋和傻的情感，帶着死或土的顏色，隨着這

不知來自何處的槍聲的迴音擲出去了：撒滿這村鎮的原野。人漸漸驚散得更遠了：他們追求生命的安息；槍，砲，榴彈的狂嘯也漸漸的集中了：它們打翻了一塊土地。

我，如一撮小小的泥土，或，像一粒小小的石子，被扔得差不多有三里了。上蒼，還沒有扔出這暴力的威力圈啊！我的週遭有散亂的彈群向我追擊，『我像個游擊隊員麼？』我驚惶中自問，可不像呢，一點也不。母親，妹妹，她們不知到何處去了？還是死亡？這我都無法想及，如果想想，我也希望她們可別跟隨一個小小的游擊隊員找尋災難。

「我難道作為一個標靶麼？」

轟隆！轟隆！還有大砲領導着小槍向我射擊，有每一塊被破片掘起來的泥土打我，我的心也不知丟失到何方去了。我張着嘴，兩條腿如兩條繩撻在一道摔倒在了一條乾涸的溝渠和一條最可能引來敵人的平交道傍。

可是，再想豎起我自己，如何可能？「死亡！死亡！」我只有向這個目標逃了，我可憐的學生，理論的民族小主人。

喔！我夢一般的感觸了：『哦，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我竟夢語一般的念了。

本來，我希企祈求這空虛飄渺的拯救，可是，我如何能呢，雖然我並不迷信，然而當我在口中讀出『觀世音菩薩』的時候，而臉上，在我這年青人，又如何表露着難看啊。

最後，為了追求這保留的不死

我違着內心——因為我本不想讀——只好讀了，像讀一章小說一樣地讀『她』吧，這的確是一章枯燥的小說呢！讀得很久，讀得直到我心靈聽不出自己在讀，也感覺不到為逃避戰爭而讀，讀到每一個細胞中，每一絲思想的音節中都是『觀世音菩薩』的時候。

「喔？為上帝麼？為死亡？」

我突然為一種清朗的——在敵人的砲火下，我以為沒有這種清朗的音韻會溢入我的感覺，並且有手打我一下——這時耳膜也失靈了，只憑感觸——我茫然地翻過身來。

呀！（這時我已失去了戰爭的意識）我看到有一株顛巍巍的水蓮聖潔的插在我底身傍，不呢，我的朋友，她是一個明淨的而且窈窕的小姑娘。

「喔！」我恢復了驚惶說：『指我麼？姑娘！為生命，為……』

觀世音大士，當將要滑出我的嘴唇時又嚥下去了。

「喔？可愛的討厭孩子，向一個陌生的女孩偽裝麼？」

「哦哦！姑娘！……」

「說說瞧，讀什麼？是上帝的兒子？是覺者的子弟？」

在當時，這姑娘的話，以我所學，實在無法了解它內容的意義，不過，我可以表達她所追求的目的。因為，我為了要遠離戰爭，我只好老老實實而又嚙嚙地告訴她。

「姑娘，我，我——讀『觀世音菩薩』！」然後我又補充說，『我為母親而讀她，我覺得在離亂中讀讀她，到可以安寧心境。』

「喔！更遙遠了，紅色的小叛徒！……」

這時，我正式的坐了起來，四

圍也再聽不出有任何音響，槍聲不知在何時自我感覺中失落。我微加注意，我帶着孩子的心情看這美好的姑娘。

「喂，姑娘——我懷疑着，」她也並不是大娘啊——她的確自以為大——

「討厭的小生命——」她說「我不了解——我是姑娘，或者姐姐，可不是大娘呢」。她微笑着，有笑的深一層的憐憫意義。

我慎重的研究她：她左手拿一枝——秋天沒有碧色的枝葉，我忘却——，神情則如同來自雲裏，有輕柔的髮，夢一般的飄灑在頸項，淡淡的遠山如畫般的眉，玉色的容貌，憐惜的口唇，……魚白色村姑的衣褲，反襯出她成爲小家碧玉的形

式，不過她的談吐，已超過大家閨秀的風度；而且，那一雙，深邃的，遙遠的，含着多種意義，憐憫情感的長長的奇秀的眼型；我還有什麼更美的辭藻來形容它呢，它是來自「聖瑪利亞」的眼睛，移植至這美麗的村姑的臉底智慧吧。

我拍拍泥土，我相信我已自慌亂中走去，讓鎮靜到來。

「我走了，找我媽去！」我望望她，她微笑「我找媽去，或者——」我重複着，我不敢再說下去，我想媽沒有逃出災難。

我想哭，而淚被長久的驚惶已抑止得很久了，流不下來，心裡發酸，還想逃，逃得更遠些，更安寧些。

「我想逃」，我自語，我拔腳準備自這條乾涸了的溝道中躲避戰爭，找尋安靜，這於常情是最合理的道路。

「瘋，孩子，想逃麼？」她微微驚動了場住我。

「我回家，不不，我找媽去！別管我，你的小女孩子！」

「敵兵一舉就可打倒了你！」她善意的向我，像一位姐姐管理一位頑皮的弟弟的情感所迸發出來的溫慈的警告。

「這是一條通向戰爭的孔道，並不連接和平！」她警告說。

「那麼何處沒有戰爭？」我望望天，「妳看，這週遭可怕的埋伏！」

「那末，向着光明的路上去，就是這條大道，它通向和平！」

「喂！那麼妳錯了，女孩！這條才是敵人戰車或者重兵的通路，它充滿戰爭，哦！可怕戰爭！」

「唉，孩子，有形的戰爭可以以逃避，可以抵抗，無形的戰爭可以預防麼？」

「哦，埋伏，我想，這些陰謀的敵人！」

「埋伏，而且槍正對着這天然戰壕的缺口，準備收容它的羔羊」她說。

我又顫抖，我問：「那麼，親愛的姐姐！指引我，一條與母親連接的路，通向和平，歸至光明的路！」我自然地屈服下來。

「那裡——！她揚手——那是一張我說不出是什麼組合的手——筆直的指向這條溝渠上平躺着的鄉村大道，「走！這裡走！除此而外，沒有安寧」。

我服從她，向這條道走去。但，我回頭提示她：「姑娘，妳可別以爲我尚戰爭

屈服，向敵人退却啊！如果，我有武器，我有士兵，……」

「當然，當然」，這姑娘說：「你有一天終歸是個堅強的戰士！」

「那麼離別吧！姐姐——！我依然戀着她的自然無懼的氣氛。」

「再會——！她微低下頭，用仙子般的眼波護送我，送我脫離這條交叉道。

我陡然想起來，她該向何處去？她的家？爹娘？

「喂，妳走向何處？」我再度回身。

「去吧，孩子！我走向戰爭！」

「戰爭」！「從戰爭中拯救生命，不愉快麼？看我——！她指示她自己。」

「妳？送給野獸作可口的食糧最恰當——！我茫然。」

「許多野獸共同爲一種食物鬪爭，最後鬪爭者互相滅亡；我有靈魂，一如我有智慧，我來自安寧，走向戰爭，自戰爭中開闢拯救生命的路！」

我走了，然後我不斷的回顧她，我全無了解她的本能，我覺得她是一個難以分析的女孩，而且是一個在狼虎群中牧羊的女孩，又是美麗的綜合，我很擔心。

她平淡地去了，向烽火中去，很遠很遠，沒有回顧我。

村鎮的上空火起了。煙，火，火，秋風無情地捲雲，驚火，一個鐘點後，整個的村鎮，如同暴君時代的古羅馬城，成爲一攤灰燼。完了，完了；可憐的女孩，走進烽火中去。

火中去。在一個遠離家園十多里的兩戶人家的茅屋中，「哦——！我驚叫，我找到了母親，她正爲孩子的平安而祈禱，伏身在一張掛圖前。

「哦！媽——！我看到您了。哦！妹妹！跳過來——！一個小姑娘告訴我來找到您的——！火好大——！一切都完了，屋子，糧米，菜園，我的書，標本，……」

「還有，我的娃娃也遭難了。妹妹傷心的啜着小嘴吧。

媽走來，抱住我，「夢麼，孩子？」滿眼蒼老的淚，它流出劫後的辛酸來，顫動兩頰。又將像笑，看到我活潑的在她懷裡了，她笑出來，這是人世間最聖潔的笑啊。

到今天，十年了，沒有再看過這樣充滿純淨慈切的笑。

寫到這裡，紙上有兩滴淚伴着墨水浸入我的作品——

「喔！我看到了，那是什麼？母親？」我手指着那幅掛着的畫像。

「是我家的麼？媽——東西帶出來了麼？被褥和金錢？」

「畫像」，媽說：「觀世音聖像，加上兩個女性的生命，都在這裡了。」

「哦！我很傷心，但眼淚在偷看那畫像。

我掙脫媽，走近它——那畫像，更近它，喔，我迷惘，埋在那裡，不可能動，沉入夢中。

我親愛的朋友，那是一朵潔白的水蓮，哦！不啊！水蓮上有聖潔的觀世音聖像，我凝視她。

從那聖潔。飄逸，超越凡塵的眸子裡，寫出了那一來自安寧，走向烽火，在烽火中開闢拯救生命，歸向安寧」的女孩的模樣。

我茫然回顧母親，她正浮現輕微的笑。